



血与火的恋歌

王群生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I247.5  
2947

BK21/27

# 血与火的恋歌

王群生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B 474866

# 血与火的恋歌

王群生 著

\*

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江苏省新华书店经销 淮阴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1.5印张 1插页 240,000字

1987年12月第1版 1987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9,950册

ISBN 7-5399-0050-4/I·47

---

统一书号：10141·1194 定价：2.20元

责任编辑 李荣德

追忆历史能够警示未来。

这是一部关于战争追忆的作品。

我参加过这场战争，那时我还是一个少年。少年，应是美的同义词，应该是鲜花、爱情与诗交映的绚丽韶华；而我的少年时光，经历的则是血与火（其中也不乏花的芳香，爱的梦幻、诗的向往）……啊！这一切已过去了三十多年，然而记忆却时时以早逝的战友的名义，向今日的我吟唱一曲悲壮、凄迷的恋歌。

——作者题记

## 目 录

序 章	今日的追寻 .....	1
第一卷	一路飞雪催征人 .....	26
第二卷	诗与思 .....	83
第三卷	梦绕情牵 .....	147
第四卷	迎接战斗的洗礼 .....	216
第五卷	最后的炮声 .....	282
尾 声	他属于历史 .....	357

# 序章

## 今日的追寻

### 1

一双清澈有如湖水的明眸，在拉开了窗纱的软卧车厢里闪亮着、凝睇着。

一个女人斜倚车窗默坐着，目光是那样专注，神情是那样激动；眼角的鱼尾纹，仿佛记忆的年轮深深地刻写着一幕幕往日的记忆。她，刚刚五十出头，看上去依然年轻、秀美，一套淡蓝色的薄料西服，裹着曲线分明、轮廓苗条的身躯，她坐在车窗旁久久地一动不动，好似一尊正在沉思、遐想的雕像。

呜！——哐嗒嗒嗒……

绿色的钢铁长龙在奔驰。北京——平壤国际特快列车，正从中华人民共和国丹东市的西桥头驶上鸭绿江大桥，向对岸朝鲜新义州驰去。铁轮、钢轨的撞击声，与震动着的钢铁长桥轰响、共鸣着。

她抬起左手托托脑后椭圆型的发髻，当她的目光触及无名指上那枚金戒指时，心儿不由一紧，似有一阵隐疼。她再将视线朝鸭绿江上投去，只见与这座钢铁长桥平行的，还有一条从丹东市通向新义州的鸭绿江大桥，那里剩下几柱千疮

百孔的桥墩，几段斜断在江头的梁架，这是作为当年战争的遗迹保留下来的。作为天然的纪念碑，将永远耸立在鸭绿江上、树立在中朝人民心里。

这位女人名叫贺星丽，她是随中国妇女代表团去平壤，出席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三十五周年庆祝活动的。代表团成员有英雄黄继光的妹妹、邱少云的母亲、罗盛教的侄女……而她，贺星丽，则是北京《光明日报》派来随团采访的记者。

她虽不是抗美援朝战争时期英雄人物的亲属，也不是烈士的遗孀、后裔，但心情却同样的深沉，凝重。这左手无名指上的金戒指，不时地向她提醒往昔的一切。那一切，贺星丽不能忘记、也不会忘记。三十三年前，她还是一个年纪轻轻的姑娘，曾作为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团员，到过战斗的朝鲜大地，并在战火纷飞的前线，在那个奇异的夜里看见了他……可如今，这个“他”虽已不存在了，往昔炽热的痴情、天真的幻梦，正义的召唤却化作一团迷离朦胧的身影，在她眼前隐隐现现，永不消逝。

贺星丽何尝不知道，他在朝鲜战场并没有留下什么动地惊天的壮业伟绩，让自己前去追寻、凭吊；只有那一团永远在眼前隐现明灭、朦胧迷离的身影，催她回忆、催她追寻。

国际特快列车轰隆隆驰过鸭绿江大桥，驶进了朝鲜的现代化新城——新义州。

一个遥远的声音，撞进了正倚坐在车窗旁忘情凝望的贺星丽的耳中——

“星丽！你……你来找我了吗？我长眠在这片英雄的国土已经三十三年了呵。不过，为了赢得今日的和平，当年倒在

血泊里的何止我方永生一个哩。”

“这……我知道。”贺丽星的心声呼应着。

“我倒下了，正是十八、十九的盛年……也正为此，当《停战协定》生效、当胜利与和平到来之后，你……再也没有收到我从朝鲜前线写回国的信……”

“没有收到，你母亲赵老师也没有收到。我们都知道……你去了！”

“我去了，可是我不悔！”遥远的声音继续在贺星丽耳畔述说着，它透过三十三年前战场的硝烟和三十三年来岁月的风尘，“抗美援朝，浴血奋战，虽然倒在了异国的土地上，可我保卫的是长江与黄河的新生，保卫的是世界和平。”

“我懂呀，懂得你用生命与鲜血写完的最后的一首诗——《和平的代价》。”

“是吗。因为我战死在三十三年前，我永远是一个不成熟的十八、九岁的年轻人，所以当年我对这首诗的理解，决没有你这位记者今天体会得这般深刻。”遥远的声音依然在她耳畔回荡，一声声扣响着她的心弦。这是她初恋恋人的青春心灵，以死亡的形式永久定型之后，不断超越时空与自己心灵所作的共振、共鸣。“如今，一九八五年的十月，平壤将隆重举行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三十五周年的庆祝活动，你也随着中国妇女代表团来了。请坦白地告诉我，你这位随团记者，是来这旧日的战地寻找我这普通战士足迹的吗？”

“是的！”

“那……穿过硝烟，穿过风尘，你……看见我了吗？看见我了吗……”

贺星丽无声默坐、极目远眺着，朝鲜今日的山水、原野、



城镇、乡村，宛如画图般在眼前舒展。她的心儿在回答那穿越时空的遥远声音：“看见了，我看见了呵！”

她看见了这一幕往事——

一九三九年“五·三”、“五·四”，日寇机群对山城重庆狂轰滥炸，刚刚上小学一年级、父母当教员的方永生，和父母当工人的贺星丽，一齐随着家人躲在那万人闷塞的防空洞里；

她看见了这一幕往事——

一九四七年的深秋，初二年级同窗好友方永生与贺星丽，双双走在“反内战、反饥饿，争自由、争民主”的学生游行的行列中，小方的寡母赵老师，也坚定地走在他们身边，一齐迎着反动的军、警、宪泼来的粪雨前进；

她看见了这一幕往事——

一九五一年春，考进了西南革命大学的她，陪同赵老师去朝天门码头为抗美援朝参军的方永生送行。母子分手，别无相赠，只从手上褪下结婚戒指，无言地递到了小方的手里……

啊！贺星丽耳听着铁轮敲击钢轨的咔嚓声，极目远眺车窗外移动着的朝鲜秀丽山川，泪眼模糊了。她最后一次见到方永生是一九五三年的六月，在朝鲜战场的阵地上，这竟是她与他相见的最后一面。

“你真的看见我了，星丽！”那遥远而亲切的声音，不受时、空的阻隔，又在贺星丽耳畔回响，“我虽然去了，去得远远……但在你的记忆里，我却永远年轻，永远是十八、十九，永远有决不衰老的青春年华……”

“你在想什么呀？贺记者。”坐在软卧包厢另一侧的代表团团长——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副主席章辉，轻声将贺星丽从

遐思的幻觉中唤回现实。

“哦！……”贺星丽回过头来，再盯了一眼左手无名指上的那枚金戒指，抬眸深沉幽怨地一笑。她心中这团困扰了自己三十年的秘密，是不能让别人窥视，发现的哟！“章大姐，我……没想什么。”

呜！——汽笛长鸣，国际特别快车，正哧哧嗒嗒向前急驰。

## 2

平壤车站，披上了节日盛装。

十月朝阳，一片金辉漫镀着站台上的簇簇鲜花、条条彩绸……一列列欢迎的队伍、一张张孩子的笑脸。

朝鲜劳动妇女同盟副委员长崔宝玉，满脸堆着笑意，站在欢迎的人群前面。

尽管年近六十，由于会打扮、爱修饰，加上心情舒畅，笑容可掬，华年丰韵依仍。今天，她穿了身雪白的衣裙、短衫，乌黑的发丝用发卡束在肩后，她以民族盛装来迎接从中国来的贵宾。

嘀嘀嗒嗒！咚咚咚咚——孩子们吹响铜号、擂响铜鼓。国际特别快车缓缓地驶进了张灯结彩、欢声一片的平壤车站。

章辉团长率领代表团全体成员们，笑盈盈走下车厢，踏上站台。

崔宝玉上前与章辉热切握手。一位年轻的朝鲜姑娘忙将

宾主的问候、致意，分别译作汉语、朝语向双方转达。

一群身着彩裙、头扎红蝴蝶结的小姑娘，献上了一束束芬芳的鲜花，随团记者贺星丽也接过了一束绚丽的花卉。站台上号声、鼓声、歌声、笑声浑然响作了一片。

崔宝玉将前来欢迎的各界人士，一一向章辉团长作了介绍；章辉也将中国妇女代表团的成员介绍给朝鲜同志。当介绍到贺星丽时，女记者赶紧插话了：“我叫贺星丽，是北京《光明日报》派来随团采访的记者。”

“贺星丽！?……”女主人崔宝玉双眉蓦然高挑，两眼陡地一亮。她用惊异的目光久久地向这位中国女记者打量，这个名字仿佛神奇地撞击了她心中那扇记忆之门。稍顷，她微笑着抿了抿嘴，用纯熟、且带有中国东北口音的汉语向客人说：“你的名字很美……嗯，很美！”

“谢谢。”贺星丽迎视着女主人审视的目光，心中也是一愣。她想，这位崔副委员长似曾见过。但，岁月浩瀚、往事迷离……一时间想不起来。

她二人惊异目光的片刻对视，站台上的主人与客人们谁也未曾发现。

贺星丽挎着小黑皮包，手举着照相机和朝鲜的摄影记者们，一起抢拍着站台上十分热烈动人的场面。

在一片欢腾的海洋里，崔宝玉将贵宾们引过铺着红地毯的长廊，一一让进了小轿车。

车队，从平壤车站的贵宾室门前出发，驶上了林荫大道。

第一辆轿车里，后座上并排坐着章副主席和崔副委员长。因为崔宝玉能讲汉语，车里就没译员陪同，前排司机座位的一侧，落座的是记者贺星丽。

“看，这大道两旁的林荫树，不少就是战后志愿军撤回国前栽种的。”崔宝玉抬手指着大道两侧不断扑向车窗的高楼大厦前的行道树，向贵宾章辉热诚地用汉语介绍着，“如今，它们都长得这么高，这么大了。”

“可不。你们的城市，建设得太美了……真好呀！”章辉由衷地从心底发出赞叹。

“三十三年了，平壤是从一片废墟上重建起来的，它的每寸土地上都滴洒过中国人民的鲜血与热汗。”

“愿中朝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地久天长，永世长存……”

贺星丽双手捧着搁在膝前的黑色皮包与照相机，抬眼瞅着后视镜里崔副委员长那恬静、妩媚的面庞，听着她与章大姐之间热情、友好的交谈；心想，年轻时她一定非常漂亮。哟！女记者猛地发现，崔副委员长一双亮眼竟也在后视镜里审视自己，她俩的目光透过镜面又闪闪相遇了。

“贺记者！我想问问，”崔宝玉目光从后视镜里向贺星丽逼视，问询声却从后排座上蓦地响起，“当年，你……到过朝鲜吗？”

“到过。那……已是三十三年前的事了。”贺星丽没有回头，依然叮望着车前窗上、后视镜里仍在打量着自己的崔宝玉。

“哦！那时你是……”

“不，我不是作为志愿军的战士，而是作为祖国人民慰问团的一员，来看望过我们最可爱的人。”

“那可是遥远的往事了。”

“这一切，仿佛都是发生在昨天……”贺星丽一直抬眸，长时间凝视着车前窗上、后视镜里久久叮望着自己的那对闪亮

的眼睛。

啊！贺星丽暗暗在思忖：见过的、见过的呵，自己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见过这一双灿如秋夜星星的眼睛呢？她实在是想不起来了。

迎接贵宾的车队，驶上了大同江畔的临江大道，江边花坛、江边喷泉、江边塑像，都多情地欢迎着远道从中国赶来的客人。

第一辆轿车驶进临江大道的丁字路口，斜绕着巨型花坛驰抵了“平壤大旅社”——一座新建多层高大建筑物，停在了门厅前的台阶处。

一位头戴大沿军帽，身着棕绿色呢质军服、肩章缀着两颗金星的将军，快步迎下了台阶，伸手打开第一辆轿车的车门，将崔宝玉、章辉、贺星丽迎下车来。

“章副主席！这位是朝鲜人民军联络部的朴东昌副部长……”崔宝玉指着这位鬓缀银丝、气度英武的将军，向章辉、向记者介绍着，“也就是我的丈夫。”

“欢迎你们！你们是共和国的客人，我夫人的客人，当然更是我的客人。”朴将军操着一口中国东北口音的汉语，向远道的贵宾致意。他举手行着军礼，与章辉、贺星丽一一握手，然后向后面车上的客人们招呼，“欢迎呀！欢迎……”

贺星丽双手举起照相机抢拍下不少感人的场面。

在大旅社女服务员的导引下，中国贵宾们走过宽敞、豪华的门厅，乘电梯登上九楼，来到了布置精致、幽雅的休息厅。

“中国是我的第二故乡，中国人是我的最好的朋友。”朴东昌中将从服务员手里接过一杯香茶，双手捧递给坐在身边的

贺星丽，友好而诙谐地冲她一笑，“按说，我们还有些亲戚关系。”

“是吗?!”贺星丽极有兴致地打量着身边这对会说熟练中国话的将军夫妇，更是感到十分亲切。

“当然啰。”朴东昌夸张地眯了眯眼，瞅了瞅章团长和团员们，大声地透露着个人秘密，“我呀，一九四五年春天，在中国东北的松花江畔，参加了抗日民主联军……”

“哟，真的……”听了这位将军的自我介绍，中国来的众位妇女代表团员，人人情绪兴奋。

崔宝玉瞟了一眼兴致颇高的丈夫，回头向章辉团长歉然一笑：“怎么样，章团长！我们来商谈一下代表团的日程安排吧？”

崔宝玉在宣布日程安排。朴将军则压低了嗓门，侧身朝一旁坐着的贺星丽耳语，“听说你是记者？那，我还可以向你透露一个秘密。”

“哦?!什么……”贺星丽刚啜了一口香茶，忙将茶杯放在面前的茶几上，赶紧悄声追问。

“感兴趣吧！卫国战争时期，我曾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独立第三十三师担任过联络官……所以我和中国朋友实在有缘……”

“怎么……独立三十三师?!”对这个简单的部队番号，贺星丽有着特殊的复杂感情。她圆睁着一双亮眼，盯望着身旁皮沙发上含笑倚坐的这位将军。

“是独立第三十三师，这是支英雄的部队。当年，它是朝鲜战场上的精锐之师，有着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半机械化的重型装备……”

贺星丽神情激动地趋身向朴东昌轻声耳语，“这次有幸随代表团一起来到贵国英雄的国土，希望您是我第一个采访对象。”

“不胜荣幸。”朴东昌抬起右手、抚在胸前，向侧座的贺星丽微微弯腰，嘴角依然浮现着诙谐的笑。

### 3

沁着花香的晚风，在“平壤大旅社”高层建筑物的屋顶花园轻轻吹拂。

各式各样的花坛，排列着彩色缤纷的鲜花：艳红的月季、血紫的鸡冠、金黄的龙菊、雪白的茉莉、淡赤的木槿……衬着高架上翠叶丛中垂吊着的一串串琥珀、玛瑙般的葡萄，一切都沉浸在晚霞的浓彩里。

屋顶花园的一角，在彩色灯光的映照下，几股银亮的喷泉正合着朝鲜民间乐曲《清津浦》的旋律节奏，变换着色彩、高度，喷涌、跳跃着。

此时，此刻，屋顶花园的一张水泥椅上，磨石台边，稀稀拉拉倚坐着小憩的游客，正凭高借着霞光暮色，欣赏平壤市的旖旎风貌：那大同江岸隔江相对的高塔与人民大学习堂；那万寿台边的博物馆与国家艺术剧院；那牡丹峰上的电视塔、友谊塔……这些建筑物从绿荫花丛中升起，楼林厦群高耸天穹，摩霞涂彩，确乎蔚为奇观，令人惊叹不已。

贺星丽从举办欢迎晚宴的屋顶餐厅步出，来到晚霞晖映

的屋顶花园，她斜身微倚屋顶拐角的围栏，目光透过一层层染着艳艳暮色的奇花异卉，投向大同江两岸这宏伟新城的壮丽景物，心情更是一振。

女记者抬手摸了摸自己酡红的双颊，想到刚才席间朴将军的话，真巧呀，这位朴将军当年就在三十三师当过联络官。抗美援朝参战的志愿军何止万万千，有多少军、师、团……唯有冠以独立第三十三师番号的这支部队，三十三年来的给自己的心底留下了一缕珍贵的记忆；这个对一般人毫无意义的数字，在她的心目中有着无比沉重的分量。

今天，旧地重游，她是来追寻那一段被时代风尘抛到身后的记忆……寻找没有成为英雄的战士，那位永留在异国土地上的恋人。

“是呵，我再也没有回来……”那声音在遥遥时间长河的彼岸，又向她深情地追问，“星丽！你是要到我当年战斗过的土地，寻找我那些被岁月湮没了的足迹吗？”

“也许……是吧。”贺星丽的目光，穿过那透明的七彩暮霭，居高临下，俯瞰着三十三年后在战争废墟上神奇崛起的平壤新城，仿佛又看见了方永生那年轻英俊的身影，迷离恍惚地在远处的地平线上隐现。

女服务员走来，向凭栏倚坐在葡萄架下的贺星丽递上一杯清茶。

“可惜，你再也找不到了。”遥远的声音在说。“我当年的脚印，连同满山的弹片、碎石、焦土……都被战后朝鲜建设者们的热汗冲洗成了一片新绿娇花。不信，你去那鱼隐山前、金城一线、科里湖畔……当年战争留下的痕迹，如今是一丝一毫也寻不到了呵。”



“可我能寻到。因为……在这片高楼大厦下，我认识三十三年前瓦砾遍地的平壤。透过远处的铁桥、厂房、电站、花丛、林荫……我认识当年断垣残壁的元山、平康、金化、通川……”贺星丽的心声在呼喊着。

“哦！过去的一切，你都还记得。”

“记得、记得，我是丁点儿不敢，也不会忘记的。”贺星丽将茶杯搁在一旁的磨石小桌上，瞑目沉思着，“今天前来作陪的这位朴东昌将军，当年真的在你们独立第三十三师当过联络官？那你和他一定是见过面或是熟识的？”

“是他，是他，我和他当然见过、熟识。”遥远的声音在回应。

“那，他的夫人崔宝玉，当年你也见过？”

遥远的声音沉默了。

“可我，好象是真的见过她哩。是当年在朝鲜战地，还是在北京？……”贺星丽心声在向自己发问。她努力想象着这位比自己大好些岁、依然不失俊秀、妩媚的崔宝玉三十三年前的容貌。但，恍恍惚惚不可捉摸，却化作了一团难解的谜。

“喂！朋友，你在想什么呢？”有人在用标准的英语，轻声向贺星丽询问、致意。

贺星丽侧身、抬眸，见一位身着艳丽入时玫瑰红薄料裙服的年轻金发女郎，笑盈盈地站在自己面前。

“请坐。”贺星丽也扬眉一笑，往旁边挪挪身子，用英语热情地邀请着。

美丽的碧眼女郎，抬手擦擦拂肩的金色鬃发，双颊泛出笑涡，傍着贺星丽也在水泥靠椅上坐下，将一本大纸夹搁在膝上。